

银川新命名的千金陂路有何历史渊源？

记者 李振文

日前，银川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市辖区若干街路巷命名更名及重新确定起止点的公告。其中，27条新命名的街巷中，有一条位于金凤区北部的千金陂路。何为“千金陂”，背后有什么历史渊源？现在带您一探究竟。

长五十里的「千金大陂」

首先说明一下的是，新命名的“千金陂路”，其中的“陂”字有bēi、pō、pí等多种发音，音不同，义也各不同。具体到这一名称中，它读bēi，词典中的释义有：池沼；水边；山坡（《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新命名的千金陂路，位于丰登嘉苑小区北侧。东西走向，东起正源北街，西至亲水北大街。长3310米、宽30米。要说起它“千金陂”的名称，得从位于它西侧不远处的阅海湿地说起。

今天的阅海湿地，南北长10公里，东西平均宽1.3公里，湿地总面积1.23万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阅海湿地的名称和规模，正式形成是在本世纪初。但要追溯它过去的历史，却可远溯至唐代。

宁夏文史专家鲁人勇考证，在唐代，今银川地区有一个巨大的湖泊，名叫千金陂，又称千金大陂。陂，指有直立圩岸的水域。《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记载：“黄河……千金陂，在县北四十二里。长五十里，阔十里。汉渠，在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北流四十余里始为千金大陂……”



今日风光旖旎的阅海湿地。李振文 摄

地名故事

03

因千金陂得名的千金堡

除了面积浩大的千金陂之外，在这一带的历史中还有过一个老地名——千金堡。

鲁人勇先生考证，唐代，在今西夏区芦花台至阅海公园之间有“新堡”一处。《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灵州……怀远县，上。……新堡，在县西北四十里，（唐）永昌元年置。堡内安置防御军二千五百人，粮五万石，旧名千金堡，今名新堡。”

《太平寰宇记》卷之三十六也有记载：“灵州……废怀远县……新堡在县西北四十里，永昌元年置，堡内安置防御军二千五百人，粮五万石，旧名千金堡。”

在鲁人勇先生的考证中，新堡置于武则天当政后的永昌元年（689年），此前叫千金堡，其得名正是因为它居于大湖千金陂之侧，这也可以印证，千金陂的北端位置已到今银川阅海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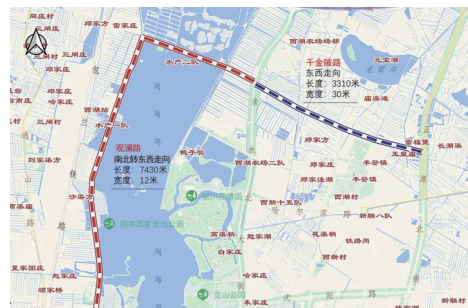
地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映照着一片土地的丰富历史，又承载着一方地域的发展变迁，是文化与历史的“活化石”。藏在千金陂路这个新地名上的老故事，希望能被今人与后世长久地记住。

02

后世称「七十二连湖」

鲁人勇先生考证，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千金陂南北长五十里，东西宽十里，合今18.75万亩。如此大的规则长方湖泊，其形成只有一种可能——系黄河故道遗迹。

若按里程推算，千金陂这一大湖，南起今永宁县望洪镇靖益村，北止金凤区丰登镇一带。与《水经注》对照，这一线本为西汉黄河故道，后黄河改道东移，这里便遗存为湖泊。银川平原其他湖泊岸边都为缓坡，惟此长湖为直立圩岸。唐代后，这个巨大的湖泊逐步耗减，在这一线逐渐演变为众多或断或连的湖泊，后世俗称“七十二连湖”。今天的阅海等湖泊，便是千金陂的余存。



新命名的千金陂路。图据“银川民政”公众号

书话

《万变不驯》 拨开中国古代志怪世界的迷雾

记者 吴璇

提起中国古代志怪，人们多对神仙精怪等奇幻传说兴趣浓厚，只将其视作零散浪漫的古典想象。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万变不驯》一书，跳出传统故事赏析的浅层视角，以严谨的学术视角拨开志怪世界的混沌迷雾。

古人世界观与生活认知的投射

长久以来，大众普遍认为古代志怪故事天马行空、毫无章法，是古人天马行空的虚构遐想。但本书颠覆性地提出，万千神怪幻化表象之下，暗藏一套完整、自洽且传承千年的秩序体系，所有精怪、仙灵的演变与转化，皆有迹可循、有规可依。

全书以“万物幻化”皆有其度为核心主旨，跳出单一文学赏析框架，融合民俗学、叙事学等多元研究视角，上溯先秦万物观念源头，下接明清民间传说流变，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神怪文化的发展脉络。

作者摒弃碎片化的故事解读方式，聚焦

古人看待自然、生灵、生死的核心认知，证明志怪文化从来不是无序的幻想集合，而是古人观察世界、诠释万物关系、安放精神情感的独特载体，每一则怪谈都是古人世界观与生活认知的具象投射。

作为一部兼具深度与创新性的志怪研究作品，本书首次系统重构了中国古代志怪的阶序逻辑，让模糊的传统神怪体系变得清晰可辨。此外，本书还立足东亚妖怪学研究视域，实现本土志怪文化的专业化、体系化解读，填补了民间志怪秩序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古代民众的浪漫想象与心理诉求

对于读者而言，《万变不驯》以扎实的古籍案例为支撑，用通俗流畅的文笔解读深奥的文化逻辑，并精选海量典型志怪个案，进行细致地考据剖析，如“龙母诞子”系列传说便是极具代表性的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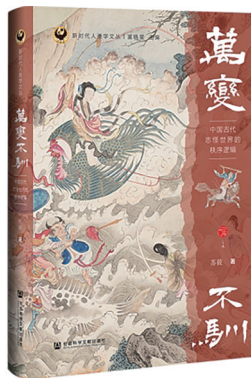
书中系统整理了宋至清代流传的龙母感生传说，归纳出古人认知中多元的生灵孕育形态：既有感黑龙、白龙等神兽受孕的神秘际遇，也有感雾、感雨等贴合自然万象的孕育方式，更有食异果、吞奇石等充满民间趣味的特殊形态。

从江苏溧水乌鲤庙的龙子望娘传说，到《吴郡志》的白龙化人奇遇，再到《子不

语》食李诞龙的奇闻，作者在梳理多样传说形态的同时，拆解民间故事的演变规律，解读古代民众的浪漫想象与心理诉求。

各类鲜活的古籍故事、通俗的逻辑解读，让读者既能沉浸式领略古典志怪的奇幻魅力，又能读懂传说背后的民俗内涵。

可以说，这本书既为民俗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系统化的学术参考，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读懂古典志怪的全新视角。在万千变幻的神怪传说中，拆解不变的文化秩序；在浪漫奇幻的古人想象里，探寻根植千年的东方精神底色，这便是这本书独有的价值与魅力。



资料图片